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四十一回 康熙帝赦免童海川 鐵木金落腳北京城

上回書說到：童林押解囚車來在北京城，自己深深地出了一口氣，打發劉俊他們先回家，然後來到帽兒衛衙門。白守備大人正在當值，差人往裡走，來到裡面書房咳嗽一聲，堂役打裡頭出來了：「大人有事嗎？」「你給回一聲，現在奉聖旨下江南捕盜的童林已經把差事解到了，聽大人的示下。」「您候一會兒。」堂役把公事接過來進了書房，呈給白大人。白大人看完了，說：「好吧，來呀，把差事起下來，準備升堂。」外頭梆點齊敲，白大人換好了官服，戴好了大帽子，手下的跟班拿著馬褥子、水煙袋一切應用之物，打書房出來，趕奔大堂的後門。從後房門進去，轉過了屏風，來到大堂口公案後頭落座，兩旁邊快壯皂三班人役，再加上馬快班、步快班八班人馬，在兩旁邊排班站立，二十名護衛站在背後，案前左右一邊一位京承大人，還有各科各方的師爺、書辦、招房、錄供的、繕寫的，該坐的坐著，該站的站著。這是堂口兒啊，了不起呀！早有人把差事提了下來，「來呀，帶童林！」

童林進來了，跪在堂口磕頭：「草民童林拜見大人。」「此番下江南如何捉拿欽犯，有無拒捕等情，要你從實地說來，不准欺騙本衙門。」「謝大人，草民不敢欺騙大人。」就把捉拿盜寶二賊前前後後細說一遍。完了，讓童林畫了押，大人吩咐：「帶韓寶、吳志廣！」這是九門提督衙門，韓寶、吳志廣豈敢含糊？不由地機靈靈打個寒戰。他們往堂口一跪，其實他們口供完全串通好了。白大人也不過草草了地一問，畫了押，過路衙門嘛！白大人把公文備好，把他們三個人的口供也都畫了招，放在一塊兒，派了四名護衛和綠營的一百名官兵，還有雲南府的四十名官兵，由白守備大人帶著，直接從後門把二小押解到南衙門。

來到刑部衙門的衙門口，車輛停穩，兵丁在兩旁邊一站，保護著差事。海川帶著公文，跟著四名護衛來到衙門口的角門。值班的還是郭豹：「喲！這不是童教習嗎？你的事情轟動了南北兩城，老弱婦孺，沒有不知道您的。來吧，請進來。」連同四名護衛一塊兒來到裡面，把公事一樣一樣驗看清楚，然後帶著公文往裡走。來到書房，刑部正堂張翔兩在書房裡，剛剛下朝，自己坐在書房喝茶。這時候，堂役進來，把一樣一樣的公事放在桌上，張大人看完了，吩咐一聲：「升堂。」張大人馬上把官服換好，戴好了大帽子，翎頂俱全。照樣當差的拿著馬褥子，捧著水煙袋應用之物，有人把公文抱著，一直來到刑部大堂。南衙門是執掌生死大權的地方，北衙門進去死不了，南衙門要說砍馬沒命。郭豹出去傳堂官的堂諭升堂，快壯皂三班人役各持鞭牌索棍站立兩廂，喊喝堂威。皂班頭進來單腿一跪：「稟大人差事帶到。」

張翔兩坐在堂上：「來呀，帶原差。」堂役出來高聲喊：「堂官鈞諭下，帶原差！」海川趕緊往裡走，匍匐在地：「草民童林給堂官大人磕頭。」張翔兩心說：童林啊，為你這點兒事，險些把我這二品前程鬧掉哇！「下跪可是童林？」「正是草民。」張大人一瞧，不錯，這是王爺的教師。「你要從實講來，不許欺騙本部堂。」海川又從實細說一番，畫了供，然後退下堂口。

大人一拍驚堂木：「來呀，欽犯韓寶、吳志廣。」「帶欽犯——」堂口一喊，韓寶、吳志廣嚇得直哆嗦，從脊梁溝兒發涼，韓寶、吳志廣規規矩矩，腳戴著鐐，皂班頭拉著脖鍊，來到堂口，一托脖鍊，兩個人雙膝點地，跪倒了磕頭：「罪犯韓寶、吳志廣參見大人。」「你二人抬起頭來！」「有大罪不敢抬頭，唯恐衝撞堂官大人的虎威。」「謝大人。」「韓寶，你二人真的吞了熊心、吃了豹膽，竟敢在大內盜走國寶，以身試法，還不從實講來！」「稟大人，韓寶、吳志廣弟兄二人自幼學習武藝，聽說童海川在雍王府內充當教習，以為他出身農民，沒有什麼好本事，因此一時賭氣。我們武林之中的前輩也有過這種事，從大內盜出國寶，叫流芳千古，不怕千刀萬剮。我們為的是跟童林賭賭能力，沒想到這件事情觸怒了朝廷國法，請求大人筆下超生。」

「你二人所說是實情嗎？」「不敢欺騙大人。」張大人不願追窮，道：「來，畫供！」口供畫好了，標好了牌子，然後把他二人押入監牢。海川是差待外押，在衙門裡頭隨便愛上哪兒上哪兒，出大門不成，就算軟禁起來了：因為你的官司還沒完呢，皇上還沒有來旨意呢！皇上說放你，當然就沒事了；皇上說不放，你得在這兒待著，這叫差待外押。最後給雲南府打回了公文，囚車及四十名官兵完全回轉雲南，就算銷票無事了。

張大人把所有的口供完全都帶好，然後放在護書內，有跟班的拿著，大人傳話回私宅就散堂了，大人上了大轎，「嗚啾啾」十三棒金鑼響，大轎啟程，穿大街越小巷，趕奔東四北三條衛衙門西口路北，到了自己的私宅。張大人來到書房以內自己坐下，換下了官服，擦臉漱口喝茶，吃完了飯，趕緊讓師爺草擬一分折本，師爺擬完了，張大人親自看看行了，然後工筆繕寫，把所有犯人口供也完全放在裡頭，這叫奏帶夾章，當皇上看的時候，不單看自己的折本，也要看犯人的口供，一切寫得十分詳細，然後標好了紅頭白牌子，也入在折本上面，這叫牌子，上頭寫著：「刑部正堂張翔兩跪奏。」

次日五鼓，燈火通明，大人起來梳洗已畢，帶好了折本，然後坐大轎直奔東華門朝房，來到朝房把燈籠，也就是官銜燈，放在門口外邊，張翔兩就在候旨地方坐好了，官員們陸陸續續文武西全來了，到了時候，宮門開開，官員們紛紛地直奔養心殿，文武官員按著品級陸陸續續站好。等靜鞭三響，駕升養心殿，四名小太監把所有奏事處遞來的折本牌子都放在上面，在龍椅左肩下站著四司八處督領事梁九公，下垂首是抱黃本的鄧起，眼前頭跪著的是八大朝臣，以神力王爺額爾金泰為首，匍匐在聖駕前。剩下的文武官員都在殿外丹墀之下兩旁邊跪好，叫哪位哪位進來。吉祥金爐內點滿檀香，香煙繚繞。這個時候，太陽還沒冒嘴兒，裡外燈火通明。康熙讓他們把折本拿上來，撿緊要的關節看，上頭都有引黃，如果說不是緊要關節的，那麼就草草的看幾眼交朝臣們辦。看來看去就看到張翔兩的折本，從頭詳細看完，康熙皇帝知道，童林打官司，賊人盜國寶陷害童林，奉聖命百日，早就逾限了，但有皇子龍兒遞來的求恩折子，讓自己寬限。國寶還朝，康熙皇帝這個氣兒就消了，御筆硃批：「童林戴罪捕盜，國寶已然還朝，欽犯就擒，將功折罪，從此銷票回府，好好當差，侍奉皇子。」下邊寫著：「韓寶、吳志廣盜國寶罪犯天條，秋後處斬。」底下寫著：「欽此。」公事辦完，康熙散朝了。

海川放出來了，頓時覺著身上輕鬆多了，溜溜達達穿著大街越著小巷，趕奔安定門裡富貴巷雍親王府。府門前冷冷清清，沒有人，海川就過了王府，奔自己的府內，見過爹爹母親，跪道：「不孝兒童林，久在外面，使二老為兒擔心，真是罪該萬死！」說著連連磕頭。舉家團圓，悲喜交加。老人問了問外邊的經過，海川不敢說實在話，怕二老受驚害怕，只把獻藝賀號收弟子這些事說出來，讓二老歡喜。然後把劉俊他們叫進來給師祖父母磕頭，二老夫妻自是歡喜。問了問名字年齡，然後告辭出來。海川叫小弟兄帶著禮物，一直到來王府莊園處，給眾位見面不提。

這天，師徒們剛從功房回到前廳，家人韓路跑進來：「俠客爺！何二總管送信來，盜國寶的韓寶、吳志廣越獄逃跑，刑部堂官張大人記大過一次！」

真像晴天霹靂，可把海川嚇壞了，連屋都不敢出，怕來一個二次捕盜，如何是好？海川足不出戶，叫弟子把從前所練的套路全擱下，只練八卦掌。

這一天，海川換了一身乾淨衣服，溜溜達達出富貴巷口，往南奔北新橋、東四、東單出崇文門，過河走東河沿，一直到前門五牌樓。這是前門外最熱鬧的地方，商賈雲集，人煙輻輳，繁華似錦，車水馬龍。海川站在這裡發怔，見一位年高長者，海川一抱拳：「老伯，我跟你打聽個地方。」「行行，你打聽哪裡？」「請問琉璃廠在什麼地方？」「你進廊坊頭條，到西頭走北火扇，出去就到啦。」海川就按著老者的話，順著廊坊頭條走到西頭，由於不認識北火扇，他可就往南來走到大柵欄西口，糊裡糊塗地來到李鐵拐斜街。

往前走不遠，見路北一座敞亮大門，左右門槐，東面的走馬門，起脊的門樓，五層台階，大門口圍著裡三層外三層的人，風雨不透，海川納悶：這裡幹什麼呢？他來到人群的後面，把紙扇往脖子上一插，問前邊的人：「大哥，這裡邊幹什麼呢？」說著擠到

裡邊一看：「啊？」靠邊兒放著一輛牛肉車子。

喝！這輛車是新打制的，全都是榆木，銅鐵件，尺寸可大，車軛轡都還沒什麼泥哪。車板兒上蒙著嶄新的藍布單兒，放著個茶湯盤，上面擺的兩扇牛肉，足有一百多斤，銅盤上秤在上面放著，牛肉刀、錢匣俱全。賣牛肉掌櫃的看上去不到四十歲，肩寬背厚，穿著小白褂藍褲子，係著藍圍裙，穿白布襪子，方頭兒皂鞋，四方大臉，剃著青頭皮兒，粗粗的辮子在脖子上一盤，濃眉闊目，鼻直口正，青鬍子茬兒，滿臉忠厚。他面衝台階上的一位大個兒和一位矮身材的人，好像要跟買牛肉的打架似的。站在自己旁邊的這位，十六七歲，一條黑辮子，也係著藍圍裙，像個買賣人。可巧這位也正回身，海川問他：「這位大兄弟，您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嗎？」這位也愛說：「朋友，您問我，就算問對啦。」就從頭至尾敘說前情。

原來這位賣牛肉的是清真大爺，姓鐵名祿字木金，祖居在河間府城北四十里鐵家寨，父母雙雙去世，弟兄三人度日。他大哥姓鐵名喚鐵福，是個讀書人，經文非常熟。三里村五里店的提起鐵大爺，那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知。

這人只是心眼兒多，自己總有個小算盤兒。鐵大奶奶為人忠厚，持家有法，是個賢內助。二爺鐵柱，沒念過書不認字，只會種莊稼，為人憨厚，不多說不多道。由於兄長常年在外教書，二爺鐵柱把一年所做的活，一五一十都稟嫂嫂，做到無私財，無私蓄。二奶奶也很老實，一天到晚該做的一定做完，從來不多問多管。可三爺鐵祿就不成了，他們家中本來是個財主富戶，水旱豐收的好地十頃，銀錢浮財幾萬兩，可三爺只愛使拳弄棒，一天到晚結交很多人打拳踢腿，使刀耍槍，一塊兒吃一塊兒喝，沒了錢就跟二哥大嫂要，銀子花得像流水兒。三奶奶是河間府城裡洪大爺的獨生女兒，洪大爺富貴一方。鐵三奶奶在錢上不計較，把母親給的錢也都讓丈夫花掉。鐵二爺對三弟更加疼護，總怕三弟的錢不夠花，經常問他，有錢花沒有？鐵大奶奶也是總怕小叔受委屈，儘量背著丈夫照顧三爺。無奈這鐵三爺沒心肝，只要哥一回家，總要提出錢不夠花，鐵福可就留上神啦，對帳目摳得緊啦。這還不算，他想著一家人除去老三外，都是省吃儉用，只有他大手大腳，不事生產，只知花錢，將來總有一天為錢而兄弟鬩牆，沒有百年不散的宴席，乾脆分家吧。

他主意拿定，請假回家，到了家中在書房休息，讓家人把二爺找來。鐵二爺在地裡幹活，一聽趕忙回來，見著大哥，立刻行禮請安。鐵福知道二弟疼老三，又看他喘著氣跑回來，就說：「兄弟呀，先喘喘氣，咱們哥兒倆坐下一塊兒聊聊，你先別著急，定定神，擦擦臉，喝口茶。」哥兒倆坐下了。大爺看了看二兄弟憨厚的臉兒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今天我請你不是為別的事兒，就因為咱們弟兄沒有合力創產守業的能力，光靠繼承先人這一點兒遺產，不過十來頃地，怎麼成呢？論起來咱們在鐵家寨雖然不算頭等戶，也算過得去。

但是有一樣兒，可得好好地乾，老老實實地守著呀，常言有句話：創業容易，守業難，不用說家中多添個一畝半畝的，只要守住了祖業產，不給老人家丟人，不給前輩丟臉，不把地給折騰出去，我認爲咱們就是好子弟。」二爺一聽可就愣了，「哥哥，您跟小弟我說這個幹什麼哪？說真的，小弟我除去種地以外，一無所有。」「我沒說你，我只是跟你商量商量。咱們老三在外頭交了很多的人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練武，成天牛肉、羊肉的總吃著，他花錢就要多，他本人不會掙，就得跟咱們要。咱們給了，好兄弟好哥哥，這沒的說。

但是咱沒有鑄錢的爐呵，一旦供給不上他了，弟兄可就會變心哪！早晚這十來頃地叫老三給折騰出去完事。你說我說的對不對？」二爺聽了哥哥的話，認爲很有道理，便問：「哥哥，那您說該怎麼辦呢？」大爺想了想：「兄弟，你可別多心，你要是依著我，咱們把親戚朋友都請來，跟老三分居另過。他自己掌錢用錢的時候，必然樂意，等他把錢折騰完了，也讓他嚐嚐這個沒錢的滋味，要是按照三一三剩一，三股兒分，咱們倆決不致於挨餓。」鐵大爺把話說完了，看著二爺。

鐵二爺聽了哥哥的話，大吃一驚。臉上立刻現出很慘淡的樣兒，說話都發顫了：「哥哥，您這個主意好倒是好，頭一樣，顧全了咱們兄弟的臉面，又保證了自己的生存，還能保住產業。可有這麼一說呀，您是讀書認字的人，又在外頭教著學哪，再分一份兒家產，當然是挨不著餓。我雖然沒有別的本事，可我會種莊稼，我又沒有妄為花錢的地方，過日子沒有漏行，再說祖上的可憐和賞賜，也不會讓我挨餓，老天爺餓不死瞎家雀嘛！咱們哥兒倆一個種地，一個教書，說真的，身體都很軟弱，老三的身體健壯，也是你我弟兄的威風啊！真要因為別的事分家，還可以，要是因為這，老三肩不能擔擔，手不能提籃，又好交個朋友，分出這點兒家產去，用不到三年二年，就得花個山窮水盡，一無所有。常言說得好：兄弟如手足。難道你我看著兄弟挨餓不成？」鐵二他說到這兒，泣不成聲，淚如雨下。

老二的話使大爺很受感動：真沒想到，我們老二目不識丁，能說出這麼一番道理來，看來比我這做哥哥的強呵，便安慰道：「老二呵，你錯怪了哥哥的好意了。不是說分了家以後，誰走到誰門口兒都繞著走，誰都不理誰。十幾頃地，就咱們這個小家，老三花起來那是沒底的深坑。你想過沒有，如果他要你就給，等你給不了的時候，手足都能變仇人。現在咱們哥兒仁分了家，各過各的，你說得對，他過不了。等到他把浮財花完了，他必要賣地，咱們哥兒倆不說話，他那地賣給誰去？誰敢買？我也不瞞著兄弟你，這些年哥哥在外頭我也攢倆錢兒，這筆錢，不算哥哥我一個人的，什麼時候老三賣地，咱們暗中買過來，把地賣完了他還有什麼出息的？到那個時候兒咱都不管他，當他明白燈前是火了，知道難了，知道好歹會過了，敗子回頭金不換，咱們再把老三找來，把原業合在一起，咱們還是好弟兄。你看這樣好不好？這叫先小人而後君子。」老二擦了擦眼淚，「哥哥，咱們都是清真，咱們辦事可要對得起主啊！」「嗨，老二你這叫什麼話呀？」「要是那樣，哥哥，就這麼辦吧。」「好吧，我通知親友，咱們就定在後天初三，你上街去買點牛羊肉，買點菜蔬，咱們請親戚族長們吃一頓，把這事兒辦了，老三由我通知。」哥倆商量好了以後，大爺便通知了，連鐵三爺的老岳父洪大爺，都給了信兒。派人告訴老三，初三上午大哥找他有點兒事。

鐵三爺這些日子正在操持把式場的事，打算打個兵刀架子，買點兒軍刀，大家伙兒這麼一練，那才是不錯呢。可是有一樣兒，需要倆錢兒。正在這時，聽說大哥回來了，三爺思忖：那太好了，到初三跟哥哥提提，讓他們哥兒倆給我弄一百兩銀子，就全夠了。鐵三爺想得很好。

到初三正日子這一天，燉了一鍋牛肉，準備了點羊肉做炒菜使，一切都準備好了，親戚朋友該請的全來了。大家伙兒坐在客廳，哥兒倆陪著，把他倆的意思跟大家提了，大家也認爲還可以，天底下沒有不散的宴席，弟兄們也是這樣，父母不在了，早晚得分居另過，一會兒的工夫，鐵三爺來了，挑簾籠進客廳一瞧，不對呀！不但有自己的老岳父洪大爺，還有本族的老族長，還有幾位都是道高德重的老街坊，這是幹什麼？挨著排的見完禮，見過倆哥哥，往旁邊兒一坐問道：「哥哥，您叫人告訴我說今天家裡有點兒事，什麼事兒？」鐵三爺看著大家伙兒，沒有言語的，鐵大爺看了看三弟鐵木金，然後解釋著說道：「兄弟，把親戚朋友請來幾位，咱們有兩句話，跟親戚朋友講一講，爹娘都無常了，剩下咱們哥兒仁，給咱們留下這日月，要說富裕，並不算富裕，要說不富裕，也還夠過，三人合成心，黃土變成金。哥哥我在外頭教份書，你二哥在家裡操持家務，兄弟你要幫著你二哥撐起門戶來，按理說，咱們還是好日月，可是這些兄弟你都不喜歡，就好練武，一天到晚跟二三十歲的小伙子們在一塊兒吃、喝、花錢，沒有別的。到底咱們鄉下人練武幹什麼？為跟人家打架去還是為了防身？你不欺侮人，誰欺侮你呀？看起來兄弟你練這東西是一點兒用也沒有。但是你花的錢，比家裡的花銷大得多呀！咱們這小日子兒，說真的，可不夠哇！兄弟你如果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就應當把這刀槍劍戟的擱下，好好幫你二哥照料家務，大家拾柴火燄高呵，咱們這小日子會蒸蒸日上。今天請來朋友、親戚，老長輩們，也就是規勸你把這刀槍劍戟扔下，今後好好地過日子。如果你不樂意，咱們這家填不滿你那沒底兒的大深坑，等到家裡沒錢給你了，兄弟鬩牆，手足反了目，讓親朋恥笑，咱們不如好離好散，先小人後君子，咱們把家分嘍，把家業分成三分兒，盡你挑，然後咱們分居另過，各開門戶。今後誰過得好，誰過的壞，就誰也管不著誰了。兄弟，你看怎麼樣？」親朋都沒有搭茬兒的。

鐵三爺一聽，明白了！看來我這錢花多了，哥哥都是好哥哥呀，一奶同胞，恐怕是妯娌當中有閒話。三爺想的可不對，大奶奶、二奶奶都十分賢慧，尤其跟三奶奶之間，妯娌兒仁，感情非常好，跟親姐妹一樣，人家姐兒倆可沒在丈夫跟前說過一句三爺

的壞話，不但如此，還總勸這哥兒倆：爹娘死得早，老三小，咱們自個兒節省著點兒，不能屈了他。鐵三爺一抱拳：「大哥，我除去多花幾個錢以外，沒有別的錯事，錢花多了，兩位哥哥提出來了，這是對我的規勸，練武就為打架？我看不見得，看起來沒用，一旦到了時候還是有用的。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國，我立志練武。您不提分家，我們還照樣過，您提出來了，冷飯再往一塊兒攪團兒就不容易了，那咱就分吧！」大爺說：「好！兄弟你既然樂意了，咱就這麼辦。」說著拿出三張紙來又道：「咱們老宅的房子一共是二十四間，分給兩個人，咱們場房子十八間，房子次點兒，多六間，這算一份兒。所有用具，三一三剩一。家裡一共九頃六十畝地，一人三頃二十畝，薄碱沙窪，都分開均勻嘍。另外，一家還能分到五百兩紋銀，也就是這麼個日子。兄弟，你看你要哪份兒？」鐵三爺一想：我要場房子，離著村兒遠一點兒，也別跟倆哥哥在一塊，反正我也過不忒好。就說：「我要場房。」「那麼咱們立個字據，大傢伙兒吃吃喝喝，完了事兒以後，三天以內，你跟弟妹把你這份東西完全搬到場房，回頭我派人把房給你拾掇拾掇。」洪大爺始終沒說什麼，洪大爺心說：我就這麼一個閨女，給你們家老三了，我家日月比你們大十倍，將來可不也得落到姑爺手裡嗎？

吃完飯散了，各跟自己的屋裡人一說，三位奶奶哭得跟淚人兒一樣，誰也不願意離開誰。準備車輛，三天以內鐵三爺兩口子把東西搬到場院。三奶奶會過日子，而且活兒好，大裁小鉸，繫拉鎖扣，沒有不會的。三爺好花錢，三奶奶管不了。這回三爺倒好了，沒人管了，跟朋友們說：「行了，把我家的房子收拾出三間來，拉幾車土，把地一砸，搭好兵器架子，咱們就可以盡情地開練了。」果然，三爺把各種兵器全部買齊，又安上大鍋，準備大灶，一天到晚燉牛肉烙大餅不閒著，誰練餓了隨便就吃，還時不時地對三奶奶說：「你給我拿一百兩銀子。」三奶奶惹不起，要什麼就給什麼。不足半年，這點浮財全部花盡。三爺還得接茬兒用錢哪，就說：「三奶奶，再給我拿倆錢。」「家裡可沒錢啦。」「怎麼？這錢花得這麼快呀！」三奶奶把帳目拿出來了。三爺無可奈何地說：「哎呀，那我還得用錢哪。」「你實在要用錢，我就回趟家。」「不！」鐵三爺知道岳父家裡雖有的是錢，但是他這人耿直。

我好花錢連我哥哥都不樂意，老丈人就樂意啦？就跟三奶奶商量：「賣點兒地吧。」這事兒叫鐵大爺和鐵二爺知道了，哥兒倆一商量，托出中人來「買」，結果三爺賣了四十畝地。一來二去錢又沒了，接茬兒再賣，賣來賣去賣到三年頭兒上，賣得是一千二百淨。場院的房子，十八間已經賣了十二間了，大餅沒有了，這些練把式的就全不來了。

鐵三爺打了一條大鐵棍，莊家六式棍練得還真不錯。自己給這條大鐵棍起了個名字，叫「三頃二十畝。」雖不說兩口子對立，但是吃、喝、花都不方便了。最使鐵三爺難過的是素日的賓朋越來越疏遠了。鐵三爺打家裡出來，溜溜達達到街裡頭轉了個圈兒，素常素往在家裡吃牛肉大餅，哥哥長、哥哥短叫他的那伙兒朋友，現在遠遠一瞧鐵三爺從那邊來了，「滋滋」鑽衚衕了。

世態炎涼，錢沒了，交情也就跟著沒了。看起來：窮在長街，伸出兩隻神仙手，抓不住一個知心朋友；富在深山，架三門大炮，也打不出去這無義的賓朋呵！三爺慨然長歎，小伙子轉身形回走，回家了。來到屋裡，坐下長歎了一口氣。三奶奶問：「你為什麼歎氣呀？」「我真沒想到，過去在一塊兒這些練武的，瞧見我就躲。其實我也不跟他討，我也不跟他借，我只是惦著跟他說兩句話，問問他的功夫如何了。這使我鐵祿心裡難過，想不到世態炎涼到如此地步！」「三爺，我想這不算什麼，三頃二十畝地賣就賣了，如果認為這些個賓朋對你不好，那就應當敗子回頭，就得自己好好兒過了。有這麼句話：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我可以到娘家去，跟我爹說一聲，讓他給咱們萬數八千銀子，咱們把地都買回來，你我夫妻好好兒地過，你看好嗎？」「不，三奶奶，指親不富，看嘴不飽。」「那也不是外人哪！再說我爹家裡又沒仁沒倆，爹娘疼我，將來日月還不是落到你我夫妻手裡嗎？但是你也得好好兒過，日月再大，咱們要不會過日子，也不行呵。」「三奶奶，不！我有辦法。」「你有什麼辦法呀，我的三爺？」「我北京還有很多朋友呢，他們都開的是把式場，說真的，到了北京一句話，萬數八千銀子，那算什麼呀！」「喲，真的呀？」「我怎麼還唬弄你呀。」「那你的意思？」「乾脆，咱們把這幾間房也拆了，把這……你還有錢嗎？」「我沒有了，就剩下頭上這點首飾。連房子帶首飾，能弄個百八十兩銀子。」「那我僱輛車，咱們哪，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、行李往車上一放，上北京找朋友去。嘿！到了北京城，三轉兩轉，咱們就得轉發了。到那個時候，衣錦還鄉，也讓這些無義之人看看我姓鐵的！他們理我，我都不理他們！」其實，鐵三爺這是說氣話，他北京連一個朋友都沒有。他就是對親朋的白眼兒瞧不上，惦著離開家鄉。要知道，在家千日好，出外時時難哪！三奶奶是個曉三從、知四德、賢慧的女人，丈夫說什麼自己就聽什麼，所謂「夫唱婦隨」。說好了以後，就把這點兒家當全部變賣，僱好了一輛大車，跟任何人不提，三奶奶想回家看看去，鐵三爺都沒讓。兩口子把東西收拾好了，鐵三爺扛起「三頃二十畝」，蹣跚離開河間府鐵家寨。

好在道路不算忒遠，從河間府按著官站奔任丘，過十連橋，走雄縣，就奔北京下來了。把式搖鞭趕車，進了城南西門，南西門就是現在的右安門。

三爺一看，到處是漫荒野地，一片一片的草地墳頭兒。這時，車就奔牛街南口兒，打南西口這條道兒下來了。走到了牛街南口，是一個大上坡兒。鐵三爺、鐵三奶奶沒到北京來過，車把式也沒來過，進了城圈兒，把式不走了：「三爺、三奶奶，這就是北京城啦。」「噢，到啦！」車停住了，把所有的東西都搬下來，鐵三爺給了車錢，所剩無幾，車把式搖鞭趕車，走了。

兩口子站在這兒發愣，太陽已經往西轉了。三爺問：「三奶奶，咱們到北京了？」「可不是到了嗎，三爺。你那親戚朋友都在哪兒呢？」「哎，你別忙，我說啊，我到前頭先看看。」鐵三爺可就順著這高坡兒上來了。來到高坡兒上頭一瞧，孤零零的有這麼幾間房，三間北房，東西廂房，一個小院兒。房子還挺新，街門關著。門外站著個人，一邊兒退，一邊兒瞧這所房子，退出去足有七八丈了，也奔下坡來了。鐵三爺一看，這個人比自己大點兒，四十來歲，黃白淨子，一條大辮兒，穿著一身藍，挺乾淨，腳上穿著白布襪子、皂鞋，看樣子，好像心裡有事兒。鐵三爺一抱拳：「朋友，您貴姓啊？」

原來這個人叫張和，住在牛街清真寺的南隔壁，當然他也是清真教的人，為人忠厚老實，家裡的日月很好過，就在這南口外的南下窪上坡兒，有這麼幾間房。這幾間房是一個姓顧的在這蓋的。遠在三百多年前，這個地方是一片荒野地，尤其站在高坡上頭往南瞧，除去大片大片的葦子地就是塋地，墳頭兒一片一片的。姓顧的為了這地方清靜，蓋了這幾間房，又拿磚頭壘起一個牆院兒來。房子蓋得了以後，他是準備上這兒住，可沒住兩天他不住了，覺著這個地方太下梢，就惦著把它賣了。張和瞧著這地方不錯，因為這下坡的「葦子」都是張和的。花的錢不多把房子買過來了，但他不在這兒住，打算招個住房的。住房沒人來，這樣，他把葦子收上來打成捆兒，就在這院兒裡碼上。張和張爸家裡有錢哪，就買了很多的家具，鍋盤碗灶，桌椅板凳，甚至水缸木筒都準備好了。誰上這兒住來，家具算白用。這樣，寫了個招租條兒貼到門上了，可是依然沒人上這兒住來。張和發愁了，再想賣，沒人要了，所以張和每天要到這房子轉個圈。

今天他又來了，他一邊走一邊琢磨，錢也不多，怎麼會沒人住呢？一掉臉兒，鐵三爺在他身後呢。鐵三爺一抱拳：「辛苦，這位大哥。」張和一瞧，鐵三爺在三十多歲，高個兒，寬肩膀，四方大臉，忠厚老實，再看坡兒下葦塘旁邊兒擱著不少行李，還坐著一個年輕的婦人，也就在二十多。一聽口音，不是本地人，起碼屬於直隸省往南。「噢，您，您找我有事兒嗎？」鐵三爺一抱拳，「沒事兒。跟您打聽打聽咱們附近哪有店哪？」「是暫時住，還是長期住？聽你的口音不是咱們北京人，你住得起嗎？」鐵三爺想了半天：「我們兩口子打河間府來到北京投朋友來了。可是朋友也不定准好找，住店嘛是要住些日子。」「還是的。你貴姓啊？」「我家住河間府鐵家寨，我姓鐵名木金排行在三，」「噢，你是老表吧？」「不錯，是埧子體。」「嘿呀！哈哈，老表老表，咱們都是一樣，我也是清真，按咱們回教的習慣，就叫你鐵三爺吧！我就住在這牛街裡頭，清真寺南隔壁，我姓張名字叫張和。說真的，你呀，別住店了。」鐵三爺搖頭：「嗨，不住店，一時也投親不著，訪友不遇，那我住哪兒去？」「你看見沒有？」張和一指自己這幾間房：「這是我的房子，你到屋裡頭去看一看，桌椅板凳一應家具全有，你進門兒就住，什麼都不用買，手使的傢伙都齊了，你瞧這好不好？」鐵三爺一想這可不錯：「這位大哥，您，您這兒得要多少錢哪？」張爺一想：我要是跟他要多了，

他不住。就說：「這麼辦吧，咱們都是回回親戚，一個月你給兩吊錢，你看怎麼樣？」鐵三爺一想：哎呀，有這麼便宜的事兒？四吊錢我也租不下來呀。

張和認為人家嫌多了：「不要緊，哈哈，你要嫌多，咱們就改一吊。」「嗷——」鐵三爺這麼一吸氣。「一吊錢你要嫌多，你就一個月給一百錢，裡頭家具一切東西，算我白給你使喚，老表，這還不成？你瞧見沒有，我這院兒裡的葦子你隨便燒，哈哈，你看好不好？」鐵三爺說：「這位大哥，咱們哥兒倆萍水相逢，一句話，我要在您這住長了，您可不能說到時候覺得不上算了，那您得給我找房去。」「您放心，老表，你這裡住著，甭說你每月還給一百錢，即便你不給，你也隨便住，你瞧好不好？」「那我謝謝您了。」

「來，我幫著您搬東西。」

張和為人還真忠厚，幫著兩口子一趟一趟，把所有的東西完全都搬進來了。「你們夫妻兩個趕緊歸置歸置，我給你們挑水去。」說著來到當院，拿起扁擔挑起大木桶來。一會兒的工夫水挑來了，先把水缸刷乾淨，然後把清水倒上。兩趟，這水缸就滿了。「你們就在這兒住下吧。」「好啦好啦。」

「還有，你在這兒一直往北，進了牛街口兒再往北，只要是掛著盤兒的，就是咱們老表的買賣，你隨便買，吃喝用的東西全有。」「行了，張爸，我謝謝您了。」「甭謝，你們兩口子外鄉人，大老遠的來到北京城，咱們都是回回親戚嘛，這沒得說，有什麼不足，困難的時候，找我去。」連三奶奶都給人家行了行禮。「大哥呀，真的謝謝您了，我們兩口子沒出過遠門兒，這還是第一次，一切求您多關照。」說完，兩口子開始收拾，就算有個落腳之地。